



木金  
集克

第二卷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 金克木集

· 第二卷 ·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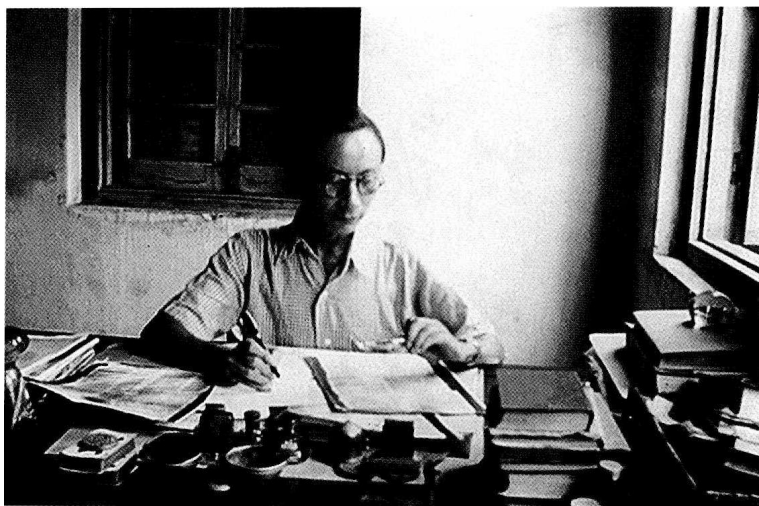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克木集. (1-8 卷) / 金克木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5  
ISBN 978-7-108-03496-0

I. ①金… II. ①金… III. ①金克木 (1912 ~ 2000) —文集  
IV. ①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8649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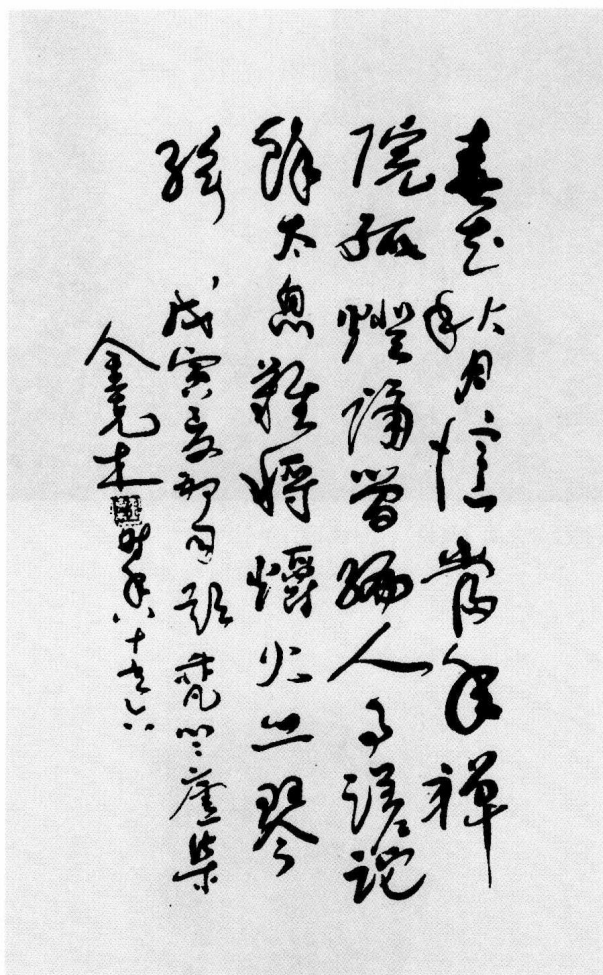




在加尔各答校梵文本《集论》（一九四六年七月）



在北京大学（一九六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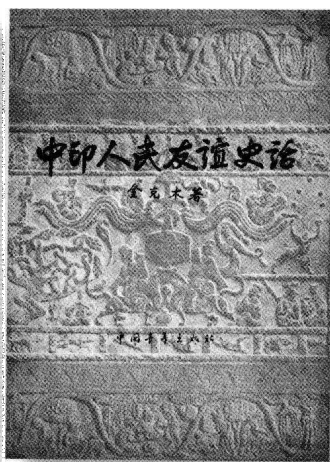
《梵竺庐集》自题诗

春花秋月忆当年，禅院孤灯诵简编。人事蹉跎余太息，难将燭火照琴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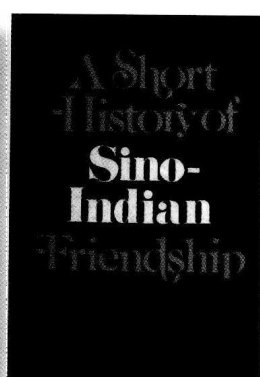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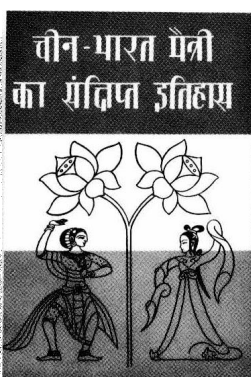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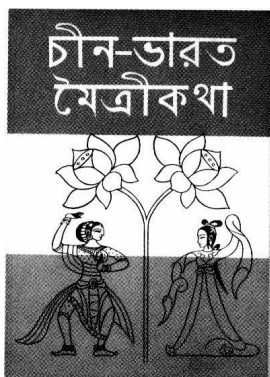
戊寅夏初自题梵竺庐集 金克木时年八十有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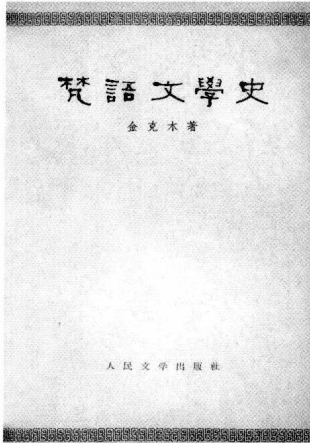
《甘地论》  
(美学出版社, 一九四三, 重庆)



《中印人民友谊史话》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七)



《中印人民友谊史话》孟加拉文、印地文、英文译本



《梵語文學史》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四)



《梵竺廬集》(江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

## 本卷说明

本书收录了作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初有关印度的三本研究专著。

《甘地论》写于一九四二年十月和十二月，由美学出版社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在重庆用土纸印刷出版，作者署名“止默”。《中印人民友谊史话》写于一九五六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一九五七年出版，曾有英语、印地语和孟加拉语译本。两书后收入《梵竺庐集》乙《天竺诗文》，作者分别撰写后记。

《梵语文学史》写于一九六〇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一九六四年出版；一九八〇年重印时加了一篇“前言”。后收入《梵竺庐集》甲《梵语文学史》。

本卷所收上述三种均以《梵竺庐集》（江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为底本，《甘地论》、《中印人民友谊史话》订正了少量的文字讹讹。《梵语文学史》参校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四、一九八〇年版，保留作者在八九十年代所做的变动，只对文字讹讹作了订正。



## 本卷目录

甘地论 1

中印人民友谊史话 41

梵语文学史 119

# 甘地论

# 目 录

- 夜颂 3
- 一 谁说印度没有打仗 5
- 二 中国人最容易了解印度 7
- 三 甘地与其“不害主义” 10
- 四 穆罕默德与老子 12
- 五 以至柔克至刚 14
- 六 实际的理想家 16
- 七 猫越精明鼠越能 18
- 八 君子手段与女性战斗 21
- 九 尼赫鲁眼中的甘地 24
- 十 甘地自论不害主义 26
- 十一 谁领导印度? 28
- 十二 往者不可谏 31
- 十三 孟子的信徒 33
- 十四 不慌而忙 36
- 附：原《后记》(摘录) 38

## 夜 颂

夜神自天下降  
万日照耀四方  
    悉被一切荣光  
神力弥满广原  
    遍布深谷高山  
    神光战胜黑暗  
夜神方降下世  
    曦神已告远去  
    夜亦随之而逝  
祈神今即驾临  
    八群由兹归隐  
    如鸟巢于深林  
农夫返乎家室  
    禽兽归于巢窟  
    鸷鸟亦不复出  
祈神运用威力  
    驱除豺狼盗贼  
    佑我行旅清吉  
黑暗色深且密

我今祈祷晨曦  
销之如去债息  
夜神降生自天  
以诗代牛为献  
如颂战胜之篇

《梨俱吠陀》(赞诵明论)第十卷第一百二十七颂，  
颂夜女天罗陀利。自马克斯·穆勒及麦唐纳两英译转译。

## 一 谁说印度没有打仗

问：太平洋大战爆发，印度成了谈话的时髦题目。你在这古国住过，当然可以向我们谈论一番了。

答：我虽到过印度，可决不敢说知道印度，不过比完全不知或转弯抹角间接知道的人略知一二而已。可是这个大地方，历史不下五千年，地域有一百八十几万英方里，实在是同我们中国一样，一部十七史叫我从何说起。

问：我们想知道古国的新面目，那些古董留给考博士硕士的先生们去做专题研究好了。

答：就是现代印度也一样可以做博士论文。政治、经济、宗教、社会、学术、物产、商业……

问：那些且不管，我们急于要知道印度对这次大战的态度。听说自从克利浦斯谈判失败以后，印度人更不愿意打仗了，是不是？

答：印度人怎么不打仗？在非洲、马来亚、缅甸、伊朗打仗的，不是印度人吗？印度兵数据不久以前，英当局宣布，每月可招募五万人，大约不久可有百万人，或则已超过此数也说不定。印度人为战争出的钱也不少。又出钱，又出力，谁说没有打仗？就是因为印度人已经出钱出力打仗，所以才得不到报酬；如果先讲好价钱再打仗，我想印度一定要得到很大的一笔代价的。

问：不然。克利浦斯方案岂不是很好的报酬？只怪印度人不肯接受而已。

答：谈起那个方案，虽然短短几条，却牵涉到几乎全部现代印度的重要问题，至少是英印问题，伊斯兰问题，土邦问题，印度宪法问题，但那且不谈，我只想问你，你以为那一派漂亮话的方案，所想取得的代价是什么？你当然不会相信，一个以会做生意出名的人，忽然会无故大赠送的；何况受赠的人又是自己家里的用人，纵有些功劳苦劳，不到过年过节，何必忽然慷慨立遗嘱给他们一所庄田？

问：我想必是还想印度于出钱出力之外再要出点什么。我想是要他们来一次“全民总动员”，是不是？

答：只要“精神”总动员。换句话说，要喝彩，但并不要你动手。所以国防问题，政府问题都谈不拢结果，克利浦斯爵士把伊斯兰问题提了出来作结论，说印度人不一致，放了起身大炮。其实这一次，倒是印度教大会，伊斯兰教同盟，国民大会，倒是一致决议拒绝接受的。而且最近全印国民大会计划委员会主席尼赫鲁宣布，印人久已计划在印设立造船工厂、汽车工厂、飞机工厂，但始终不获政府允准。所以出的也只是买空言的代价。生意成，固然不错，不成，也很好。印度部大臣屡次宣称，这一回再没有人怀疑英国的诚意了。戏台里不喝彩，戏台外喝彩，岂不很好。美国报纸，据路透社消息，已经群起以大义责备印度了。这不是很好的成绩吗？

问：照你这样说，岂非英印之间没有僵局？样样都很好？

答：实在没有问题，实在很好，不信，请读印度部大臣阿美利的演说。还有以亲印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克利浦斯，这一次当了大臣到印度以后的言论，与以前就大不相同，可见英国当局对于统治印度已经十二分满意了。

问：你这话使我不能赞同。我们不是英国人，你说的却只是英国对于统治印度的态度，我们要知道印度人对于英国统治的态度。

答：哦！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你先生怀着正义之感，要想从公平出发，先明白两造各执一辞，再证以实际的情形。佩服之至。我们要再回到原来的问题。从印度人方面说来，印度人实在没有打仗。

## 二 中国人最容易了解印度

问：那就奇怪了。你的话何以先后矛盾？

答：一点不矛盾。我先反问你，所谓印度人者，是指住在印度大半岛上的全体印度人呢？还是指有印度人血统的一个个人呢？换句话说，是指所有印度人呢？还是指有的印度人呢？

问：当然是指所有全体印度人。

答：不错。就全体印度人而言，印度人是没有打仗。就有的印度人而言，实在有印度人正在打仗。

问：你这话我还是不很明白。

答：让我举一个并不完全相同但极可启发了解的例子。用我们自己家里的事作譬喻。就全体中国人说，四万万五千万人皆一致抗战誓得最后胜利；但从日本军阀方面看来，岂不是有姓王名克敏和姓汪名精卫的等等中国人，在努力着参加所谓“共荣圈”吗？

问：你的话我懂了。但日本对中国只找到几个汉奸傀儡和少数伪军，而印度不是有百万大军作战么？

答：可是印度有三万万八千万人口啊！而且出来大声喊我为祖国而战的印度人有几个？官的话是响亮的，但民众的沉默却更响亮。自从英国宣战，国民大会所组的六省内阁立即辞职，尼赫鲁阿沙德等名人又以反战入狱。这就是所谓英印僵局。就是说印度人宁死不肯喝彩。

问：果然用中国的情形一比方，我就很明白了。日寇确是占了我们土



地，买了一些汉奸，一些伪军，但是谁要说中国人不是全体抗战，我一定跟他拼命。

答：所以最有资格了解印度的是中国人。无论就历史文化上溯几千年或只限于当前的实际情形，我们都很容易懂得印度。相同的地方是那样完美的平行线，不同的地方又是一正一反成为鲜明的对比。讲古，我们可以深谈历史，你有《吠陀》与《奥义书》，我有诗书与周秦诸子，你读《薄伽梵歌》，我读《大学》、《论语》。还不必谈你们早就没有了的佛教，因为那一方面你还得请教中国。讲今，我看把我国现代的有些问题，只换几个人名就可以影射印度。可是不幸中印之间，至今尚无了解。蒋介石偕宋美龄访了一趟印度，印度人顿然明白了中国人并非他们听来、学来、看来的鸦片烟鬼。然而中国人有几个知道印度人并不是简单的“黑鬼”呢？今日的路程只有飞机几小时，可惜，反而没有法显与玄奘了。

问：照你说来，我们很容易明白印度，可是我总觉得印度是个奇怪的国土。

答：那是因为你从不从中国人的地位直接了解印度，而全从欧美那边弄些间接的，甚至不知经几道手的知识，自然所得的知识是他们对印度的印象，而不是中国人应有的印象。中国还不是一样被他们认为神秘吗？可是我们神秘的程度比印度还差得远呢！假设我们没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而有上海香港；没有汉字，而大家用不同方言拼字母；那时把所有外国人骂印度的话移来说中国，我看都可以，而且还觉得不够呢！再说东方毕竟是东方，“世界人”究竟不多。欧洲人若记得住他们的祖先不是蛮人而是希腊人的时候，我想就不会认中国与印度为神秘了。请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虽然以整个系统及希腊—日耳曼主义的缘故，判断当有所偏，但以那样少的材料而得那样多的对中国印度的了解，就可以证明我的话未始无理。至于不知历史的，外国来游玩的人，如可以明白他们所谓东方，那也就等于把我们的历史一笔抹杀了。